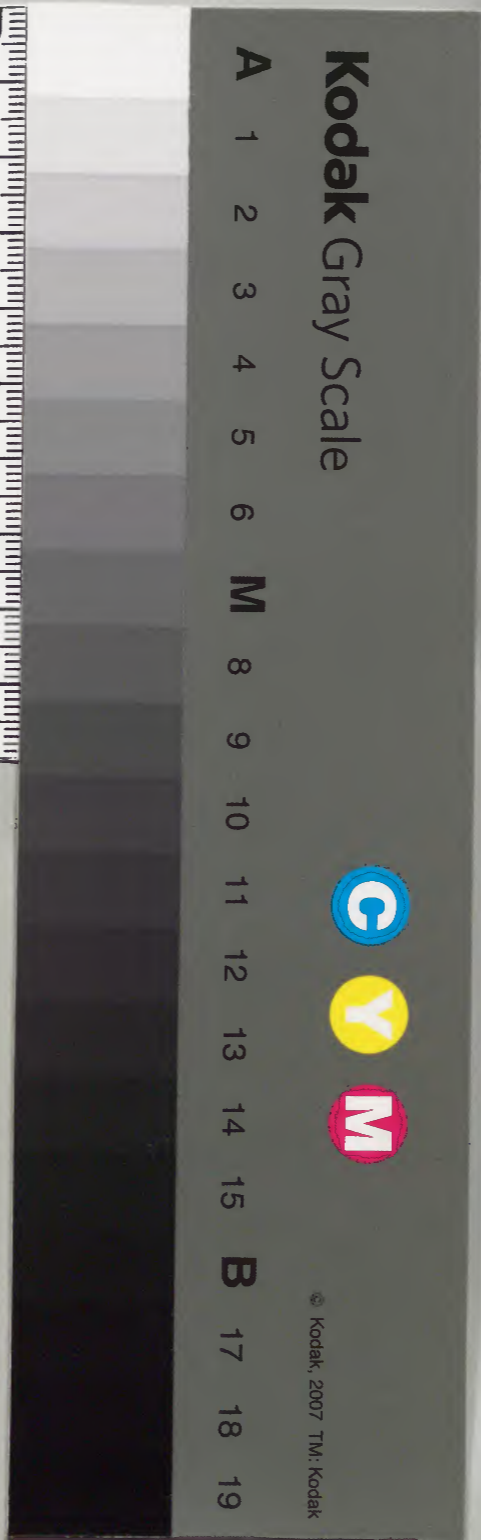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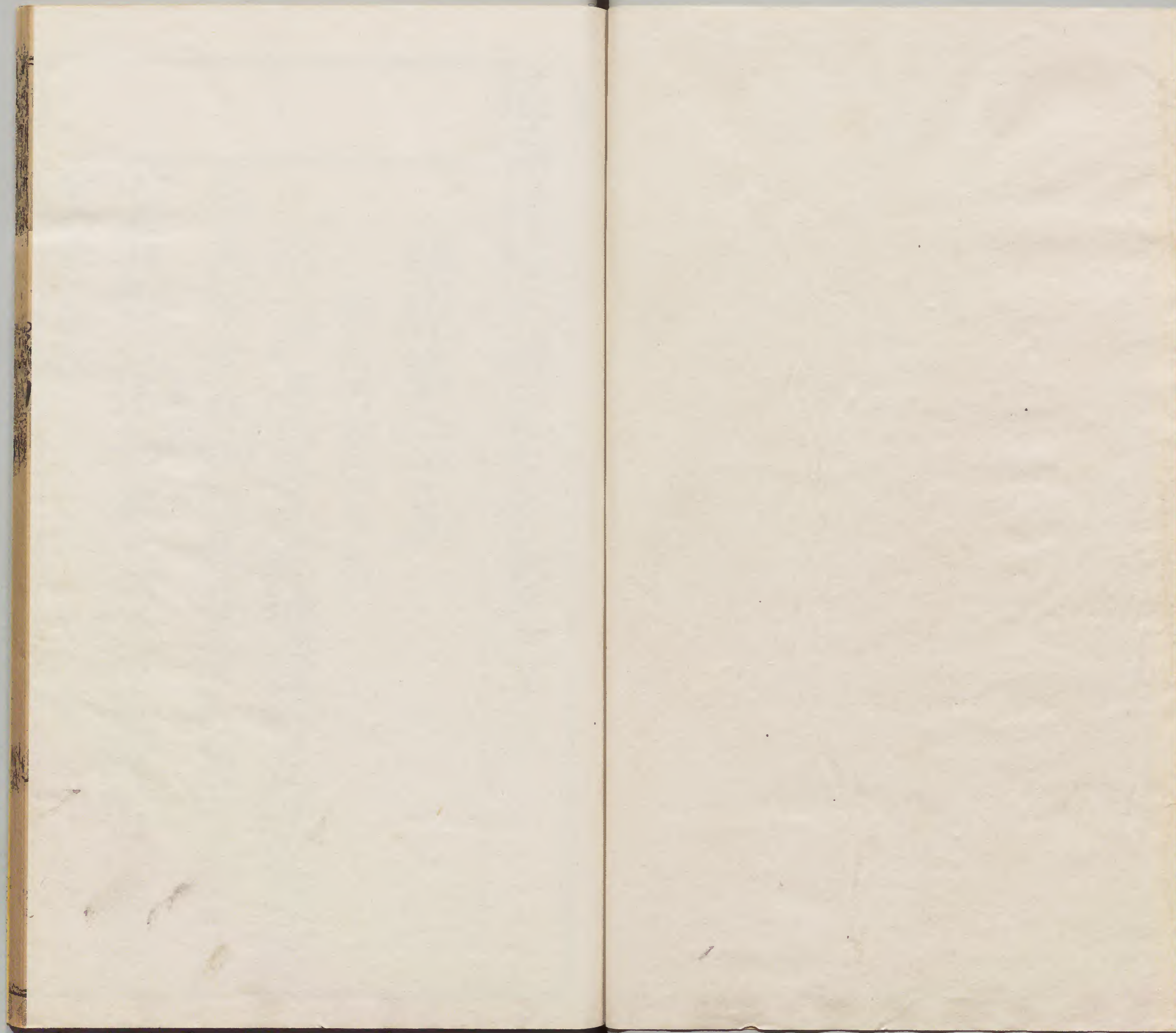
禮記大全

廿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102)		
函號	別	3	1









張翰林校正禮記大全卷之二十三

三  
漢學文庫

祭統第二十五

鄭氏曰統猶本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

立百獸

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心怵即前篇君子履  
之必有怵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曰盡其  
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  
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  
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  
以其自中出非外至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  
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  
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  
義慶源輔氏曰祭吾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  
外至者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  
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  
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薦之  
而已不求其爲者此所

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  
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  
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  
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  
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  
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  
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



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為此孝子之心也為去聲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為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慶源輔氏曰必受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謂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不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於已外順於道則仰所謂福也俯不慍於物心不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後能祭則不言外順於物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

也不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以樂之誠敬也其誠也道之以禮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禮之時參其誠敬也奉之以樂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為勉強參之以時則發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去聲

畜教之友

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為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劉氏曰追養其親於既遠繼續其孝而不忘畜者藏也中心藏之而不忘是順乎率性之道而不逆天叙之







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  
 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  
 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  
 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二牲  
 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  
 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  
 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

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蜚醢  
 是蟻子所為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乎嚴陵方氏  
 盡於已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  
 之際以夫婦而共祭而祭則足道則備外內之  
 以夫夫婦而共祭而祭則足道則備外內之  
 君取夫夫人之共祭而祭則足道則備外內之  
 者言其有貞潔之德也宗廟社稷亦在王國  
 有貞潔之德也宗廟社稷亦在王國  
 求賢審官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也  
 道然婦之助夫固不特在乎祭也  
 言亦制祭夫為人薦本也  
 若命婦相夫為人薦本也  
 以具物故曰夫為人薦本也  
 醢人然以植官備則具備也  
 水草之醢所謂兔醢鴈醢之類然七菹又  
 即七醢所謂兔醢鴈醢之類然七菹又



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布蟲醢魚醢之類不必皆  
 陸產也者三牲則亦非虛矣五穀也言八簋則不必皆  
 三用矣言實則亦非虛矣五穀也言八簋則不必皆  
 數用矣言實則亦非虛矣五穀也言八簋則不必皆  
 昆蟲草木以陰言陽物者蓋昆蟲以陰言陽物者  
 草木以陰言陽物者蓋昆蟲以陰言陽物者  
 亦陽物也三牲以陽言陰物者蓋昆蟲以陰言陽物者  
 蟲草木以陰言陽物者蓋昆蟲以陰言陽物者  
 之實而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言陽物者  
 是為備故曰凡天之於所生為備也故於外則不長苟可薦之物莫  
 不咸在以示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不長苟可薦之物莫  
 亦不咸在以示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不長苟可薦之物莫  
 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

音緇

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

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

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

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

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緇服

亦冕服也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為祭服耳非莫

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

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為陽事故於之北者  
 陰地而蠶為陰事故於之南又盛陽之北者  
 故天子而耕於南郊冕用朱絃者亦以此東者少陽  
 之地故諸侯於南郊冕用青絃者亦以此東者少陽  
 降殺之別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此又  
 一國者百里之內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  
 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



也物故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

音嗜

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者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

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

上声

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

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

可以交於神明也

於物無防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

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事也致一事則不齊者齊矣大事即祀事也夫齊所以致一事也致一事則不齊者齊矣敬外入故曰防其外之來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其外之來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訖和物而巳齊固不止也後言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又引記



以爲言焉此與學記引蛾子時術之所謂同不爲  
 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爲引蛾子時術之所謂同不爲  
 其至也精而巳故先言致其精明則爲精意齊即祭明之  
 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爲齊明即禋享焉散齊即祭明之  
 所謂也散於外是也爲齊明即禋享焉散齊即祭明之  
 是亦此以時於外是也爲齊明即禋享焉散齊即祭明之  
 解亦見彼以時於外是也爲齊明即禋享焉散齊即祭明之  
 禮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故又謂之齊者於外也若夫  
 言戒於外也禮器所謂七日所以齊其內也若夫  
 慮與訖防其嗜欲之物則所以齊其內也若夫  
 苟動與防其嗜欲之物則所以齊其內也若夫  
 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則所以齊其內也若夫  
 則未始不齊故齊三日以齊其內也若夫  
 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於內齊

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官宰宿夫人夫人亦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

音緝

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  
 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

綱亦軫友

去聲

璋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

說詩畏反

芻宗婦執盞從 夫人薦浼水君執鸞刀

齊才又反

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宿讀爲肅猶戒也○鄭氏曰大廟始祖廟也圭瓚







言同義以上題言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結  
於君之言宗婦執盥則先於薦之前也  
迎牲之後而執盥必居於薦之前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  
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

音竟

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  
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  
樂之之義也

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陳氏曰天子諸侯之蓋廟中天子則禮物以薦之抑  
又在諸侯則樂之所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皇  
尸非徒樂之內樂之所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皇  
亦與竟內樂之義也故天子冕而總干皇尸非  
則親殺酒則親獻尸者則人君之樂於廟也  
以君為祭主故武宿夜言舞則綴兆也樂則  
冕而舞言干武宿夜言舞則綴兆也樂則  
言總干而大言干武宿夜言舞則綴兆也樂則  
特執干矣而大言干武宿夜言舞則綴兆也樂則  
樂於言與天祭義樂記互矣樂言與言總干  
大於言與天祭義樂記互矣樂言與言總干  
同義然詩於鳧又稱公矣皇尸也楊子曰寧神  
考而義詩於鳧又稱公矣皇尸也楊子曰寧神  
宗廟之言祖考之言而公尸諸侯之尸亦稱皇  
已而宗廟之言祖考之言而公尸諸侯之尸亦稱皇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



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  
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  
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  
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  
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  
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  
道也

裸以降神於禮為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  
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假於外者裸則假於鬱  
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誠敬者物之  
未將者也誠敬之志存於內而假外物以將之故  
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  
人不可得也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  
以明役志為本耳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朝之所  
裸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  
也故重裸經言升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廟故重  
升歌謂之大武武王有九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  
樂故言屬則大武武王有九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  
於外則盡物然其輕重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必自盡者所  
以明重也三日重之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



盡禮則聖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  
道也

音俊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  
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  
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  
術也可以觀政矣

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  
尸始食之是尸餼鬼神之餘也○劉氏曰祭畢而  
餼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餼之禮者慎終如始

也故引古人曰善終者如其始之善今餼餘之禮  
其是此意矣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飲食亦是  
餼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餼之禮則  
可以觀為政之道矣

音縮

是故尸謂君謂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  
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餼賤餼  
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  
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

進讀為餼



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

音現

去聲

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謬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餼也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謂也

祭者澤之大者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

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故每大以衆人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受惠而加其大以夫六人又示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蓋以此及於百執事者宜矣爾蓋不疾而遠也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言謬者蓋不疾而遠也由君而神象也言起獨於尸言謬者蓋不疾而遠也神之尸禮有司故特以尸言謬者蓋不疾而遠也食士虞禮有司故特以尸言謬者蓋不疾而遠也不止於餼特由餼見之而尸言謬者蓋不疾而遠也中為竟內之象則天子廟中為天下之象可知



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餒見之矣故曰  
 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  
 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  
 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  
 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  
 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  
 而教生焉重平

為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興舉牲羞之具凡  
 以順於禮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其本在此嚴  
 方氏曰祭之為澤幽足以及乎神明上足以及  
 非澤則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神上足以及  
 及下則主人言之上也積之而後施使上下有  
 上先下後耳非惠積之而後施使上下有  
 民也由餒見惠積之而後施使上下有  
 之體也興物備之為用也非體之為用也  
 致用之徒備其用而已亦在乎成體之為用  
 者豈徒備其用而已亦在乎成體之為用  
 備爾故曰備其用而已亦在乎成體之為用  
 外其教以尊其君長內其教以尊其君長  
 由乎其君之尊明而君長內其教以尊其君長  
 所在乎崇宗廟而社稷之尊已則諸臣服從  
 所以以嚴其上固其親以教之而尊其君長  
 足所以以教之固其親以教之而尊其君長  
 也所以以教之固其親以教之而尊其君長  
 之也所以以教之固其親以教之而尊其君長  
 生之所由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學絜矩之道如此而後能盡其道端其義也申言教之本以結上文之意嚴陵方氏曰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故也蓋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者好之對安者危之對

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為主下之事上以情為主事上行諸已豈所謂身行之非也苟非諸人而行教必由其本所謂身行之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爲教者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音現

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

殺色介反

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



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

枋伯更反

枋此交神明之道也

筵席也几所馮以為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云以某妃配也依神使神馮依乎此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枋者謂明日釋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枋

是也枋說見前篇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

此交神明之道也嚴陵方氏曰鬼神則變有化有所通

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遠近有倫貴賤則名位有所

差故曰等親疎則遠近有倫貴賤則名位有所

惠有所及故曰親疎則遠近有倫貴賤則名位有所

事則多寡有所情一施則均則外有辨故曰別政

曰序上則寡有所情一施則均則外有辨故曰別政

主故於上言則鬼神之接故曰祭以鬼神為

也故於上言則鬼神之接故曰祭以鬼神為

而依於有形之故鋪筵設同几為依神而饗之也

几筵祝枋祭之故鋪筵設同几為依神而饗之也

而事不足以言之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



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尸本是臣為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外未入則猶疑是臣也及既入廟則全其象君父之尊矣君祭固主於尊君父而盡臣子之道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也及既入廟則全為臣子而事尸無嫌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  
長樂陳氏曰廟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內君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為體貴其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不尊是以君出迎尸而臣不迎尸所以別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

尸者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為尚而門之內以神道為尚凡迎尸之禮必出於門焉君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既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之所積也

夫祭之道孫為主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

音杭

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行猶列也父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欲子知事父之道當如是也  
○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



本於父子而已故止於父子為倫焉長樂陳氏曰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為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為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甲而事於父父道而巳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嫌於不親取於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巳子則疑於無別故為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自獻卿以下至群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酌

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裸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酌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酌尸酌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裸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酌尸之一獻為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酌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酌尸尸飲一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后獻則問之者隆殺之別也問之以



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  
 之爵此言王爵瑤爵正謂之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  
 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亦然群有司  
 獻以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燁胞程闕者皆是也皆  
 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燁胞程闕者皆是也皆  
 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燁胞程闕者皆是也皆  
 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燁胞程闕者皆是也皆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  
 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  
 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  
 疏之殺也

疏曰祭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有

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群昭群穆咸在也  
 嚴陵方氏曰昭穆固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  
 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皆以齒言親  
 疏以情言然而代遠近齒之長幼皆以齒言親  
 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遠近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別  
 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  
 之以至於殺也昭穆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羣  
 昭羣穆之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  
 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之  
 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  
 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



廟此爵賞之施也

鄉去声 舍音釋

疏曰酌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群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

卷音家

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以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所嚴乎父子之賢也明乎天子之賢則天下知所遜故曰爵賞之施明必有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者錫之以爵賞之施類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有命其所命之禮也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夫君右馬所稟則非君命也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由君右馬所稟則非君命也而巳○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獻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

音效

音登

薦豆執校執醴受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

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龍處酢

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卷冕副禕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房而東酌壘尊則在房者西房也而此言副禕立于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則西所以動而行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

六少曲豆已八

卷統廿一

年



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  
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音何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  
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  
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

平声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  
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  
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

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疏曰殷質貴髀之厚賤有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  
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方氏曰俎者對豆  
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骨陽也肉  
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  
是故也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  
所均而可以為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  
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  
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衆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

夫祭有昇煇胞翟閹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

之昇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昇其下者也

音運

胞音庖

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閹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昇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翟音狄



不使刑人守門恐是周以前如此周則墨者使守門也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嚴陵方氏曰夫祭之有俎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昇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無仁以與所為異歟惠下之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唯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為能行也

音樂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鄭氏謂此夏殷之禮

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

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

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為盛焉之故及於秋已為盛矣此禘所以為陽之盛嘗所以為陰之盛歟以其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

嘗石林葉氏曰禘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主於饋食則順乎春夏為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則止及於禘嘗而不陰於秋冬為用也然言其盛則蠹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亦舉其盛者爾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



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

弗敢草也艾音刈

方氏曰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義  
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陰義嘗之  
日發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  
草刈則墨者因其枯槁之時刈之以給爨刈草謂  
之草猶采桑謂之桑歟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  
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  
賞雖以春夏為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  
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為主亦未始不行

賞此所言是也○應氏曰不曰艾草而曰草艾者

草自可艾也石林葉氏曰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  
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要之以秋  
為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賞要之以義為主仁  
義備矣止曰禘嘗之義者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可

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

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

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

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



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  
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蒞之有故則使  
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  
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  
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  
為民父母矣

音境

中庸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

此因上文陽義陰義而申言之濟志成其所欲為  
也發德顯其所當為也○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  
與祭祀則攝位先儒謂王有故代之行其祭事正  
謂是矣代之雖在乎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  
其事使之則本乎義石林葉氏曰君主祭者也故  
能禘嘗之事能其事則盡物無已明其義於內不  
可不盡志盡志者唯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  
此德之發而終至於竟內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  
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知愛敬於親則雖不身蒞  
之蓋猶祭也何以為敬乎  
人祭也何以為敬乎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  
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



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則稱之以言揚則揚其所為明則使之顯而不晦著則使之見而不隱

音撰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

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融志反

論說譔錄也王功曰勲事功曰勞酌斟酌其輕重大小也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也比次也謂已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順無所違於禮也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為則是教也嚴陵方氏曰器之重者莫如鼎言之重者莫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銘必於鼎也楚子問因其有寓而己若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鍾亦至王之常廟一也金人几杖杯盤皆為銘焉其所以自名酌之意則祭器也列於天言陳列於天下非也自成其名於祭器故曰自成其名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音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己身也見之見其先祖之善也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與己銘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已之得次名於下也非知莫及石林葉氏曰美其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為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

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既利之而欲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敬者亦所謂賢而勿伐也音恢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

左右並去声

音密

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

去声

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

射

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蒯聩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



已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  
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為晉所伐而奔楚故  
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  
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射厭  
也○石梁王氏曰悝乃蒯賸姊之子蒯賸悝之舅  
而悝則甥今反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臣稱伯  
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歟

###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術啓開右助也魯襄十四年  
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

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  
叔之孫烝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  
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疏曰按左傳無孔達之  
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

音咭

### 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

音避

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

上声 音友

### 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



愛君憂國為嗜欲文叔孔圍慕尚而能興起之也  
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字亦  
同用故慶雲亦言卿雲

音晴

惺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  
彝鼎此衛孔惺之鼎銘也

對揚至彝鼎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答揚舉用  
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方氏曰施于烝彝鼎者施其銘于烝祭之二器也  
祭器必以彝鼎則與震之守宗廟言不喪七也同  
義蓋七所以載鼎實彝所以實和也故也彝之裸  
足以為神於彝鼎之亨足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  
為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銘於鼎取夫

德日新而不窮必於烝祭之器與司勳凡有功德  
祭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上曰鼎銘者舉重以該  
之也

古之君子論譏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  
世者也以此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  
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  
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  
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也

勳在鼎彝是國有賢臣也故足為國家之重  
嚴陵曰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  
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



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為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

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詩維清奏象舞嚴氏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文舞也大武武舞也管象以管播其聲也餘見前嚴陵方社為所以祭天地故謂之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謂之內禘為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禘所以祭諸侯為四時之祭也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禮比諸侯尤盛也隆也四時之祭言秋而載嘗者以成是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祭義嘗者無樂燕居中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居庸言以郊社嘗皆此佾又用八人合而為六十四馬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殺以兩而巳言舞大夏如此則大武可知康周公者康猶褒之也命之者成王爾而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



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為外事祭何也以天地為大故  
郊對社不可言其祭焉  
對郊社或可以  
內外言其祭焉

### 第二十六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  
經有一定之體故為常緯  
則錯綜往來故為變聖人  
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温

柔敦厚詩敦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  
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

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  
秋之失亂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  
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  
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潔  
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  
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則深  
於春秋者也



方氏曰六經之教善矣然務溫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矣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而趨於事則失於無實矣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矣故樂之失奢務繁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矣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亡其體則失於過當矣故禮之失煩務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亂夫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淺深之異耳○應氏曰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沈潛思索多自耗

蠹且或害道故失之賊

缺文

故失之煩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故失之亂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而安有所謂失哉○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愚誣奢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孔子之言

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異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為教之不同也○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



古驗今而巳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  
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蕩血脉流通精神故廣  
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  
而退藏於密故繫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  
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  
教也使入美不為實賤不損美春秋言約而意隱其  
書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失蓋不  
序禮與春秋以治人為身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失蓋不  
深窮其理故也易曰唯修身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失蓋不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  
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  
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  
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

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  
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  
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鸞和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詩曹風鳴鳩篇○  
石梁王氏曰此段最粹其體敵也德配天地參其  
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照其  
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又樂書曰並天明照  
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  
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  
音確乎鄭衛不能入也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  
為之所故聽雅頌之聲中斯須不聲以不敬則易  
詐之入故聽雅頌之聲中斯須不聲以不敬則易  
有鸞和之音以和之行步有環佩之聲中斯須不聲以不敬則易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  
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  
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  
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  
以姦詐

方氏曰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大若大者不可損  
小者不可益是矣曲者禮之煩直者禮之簡若易  
則易于則于是矣方者禮之常圓者禮之變若以

禮為禮者禮之常也以義起禮者禮之變也禮之  
用如是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馬氏曰衡  
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圓也所以  
喻人情為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  
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圓皆無  
失其當也大匠生規而曲不能捨規矩於方圓無  
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國故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  
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  
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  
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



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方氏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臨川吳氏曰隆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有方之士謂持守理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併於編氓而謂之民

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廟廷者皆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女其治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則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

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

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

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

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



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

音防

音怪

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上声

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馬氏曰春秋曰朝秋曰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尊有以字於下有以承於上不則諸侯相厲以禮上尊有以字於下有以承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於人之所

惡而為喪以終之足以見其不信遠者人之所畧而為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信遠者人之所畧臣子之恩也鄉飲之足以見其不信遠者人之所畧有子之寡皆所以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重禮故執贊而後見曰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重禮故○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為無所用人未嘗無也蓋去之則亂大要則不可以義起而為無所用人未嘗無也患之所由生

音僻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聘覲之禮廢則君



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

去声

去声

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

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以千

里此之謂也

此又自昏姻覆說至聘問朝覲以明上文之義所引易曰緯書之言也若如也○鄭氏曰苦謂不至

不答之屬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始於上者之事而  
安上者為序昏姻雖在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雖在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雖在故  
而後君臣所得以正位其亂也治者常在於序蓋天下所  
以成終而謹外之道一始也朝覲聘問上於下之禮此其  
同鄉飲內則外則曰罪雖不故言而倍畔侵陵之道而皆  
淫僻爭鬪則於獄則可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言昏  
刑有訟而至於倍畔忘君而治在上者違於禮而加言昏  
有階逼而巳故家者人飲之願也陵圖者違於禮而加言昏  
嚴陵方氏曰室家男女飲之願也陵圖者違於禮而加言昏  
之昏禮則足此鄉別男足飲之願也陵圖者違於禮而加言昏  
所欲而為之已教化則足飲之願也陵圖者違於禮而加言昏  
亦若是而已教化則足飲之願也陵圖者違於禮而加言昏  
和於未形也先王和於未形也先王和於未形也先王和於未形也  
隆之其以是與

禮記大全二十三卷終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Faint, illegible text on the right page,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vertical strip]

Vertical strip with text: 皇朝大令二十卷  
廿八



